问与答（散文）

张城蓉

我有一个十分活泼的女儿，童心未凿，思想无拘无束，天真可爱。

一次，邻家的同事与女儿斗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女儿小嘴如崩豆，咯嘣嘣的，从不卡壳。突然，同事问："你是不是动物？"

我当时也一楞。女儿才三岁，我又从未对她进行过分类启蒙，这可是道难题。

那想到，女儿稍想一会，便答："我不是动物。我没有尾巴。"

一首湖南民歌有这样的对白："什么有脚不走路？（板凳）什么无脚走天下？（飞机）什么有嘴不说话？（菩萨）什么无嘴叽喳喳？（收录机）。"在教唱之前，我先对女儿进行启发式教育；问："什么有嘴不说话？"原以为女儿会回答布娃娃之类，接近标准答案。谁料，女儿的回答令我目瞪口呆："死人"。

看《重返伊甸园》时，里面频繁出现不同男女主人公的接吻镜头。父母兄妹共一频道，每逢此刻，总觉尴尬。一天，那热烈的镜头又出现了，大家侧目而视，一片静默。忽然，女儿的声音划破了沉寂："妈妈，外国人为什么老那样？"

在一片哄笑声中，我只好解释："那是外国人讲礼貌。"

晚上临睡前是最温馨的时刻。女儿偎在我身旁，听我给她读书或讲书。一次，翻到袋鼠那一页，我就给她讲，袋鼠最明显的特征是胸前有一个袋子装小袋鼠。

这时，女儿突然地运动起来，把她的两只脚硬往我的衣服口袋里塞。我莫名其妙，问："你干啥？"答："妈妈，我也要当小袋鼠。"

女儿爱听歌曲，尤其爱听曲调优美，富于感情的歌曲。比如，"小白菜，三月黄"这首歌就十分悲哀、凄凉。我只会其调，不知其词，就瞎诌了一段：小白菜，三月黄，可怜的孩子没了娘。人家的孩子穿新衣，我披着麻袋泪汪汪。人家的孩子吃米饭，我端着饭碗去逃荒。小白菜，三月黄，我的妈妈你死得早呀。"我带着哭腔唱到这，装出泣不成声的样子，女儿却感动的眼圈都红了。她问："妈妈，小白菜住在哪儿？""在大山里。""明天你把她接来吧，让她当我的姐姐，把我的好东西都分给她。"

我亲女儿。感谢上帝，女儿有一颗善心。

该吃什么饭？

王海明

某省电视台以直观的画面报道：一省属科研所的科技人员，借地处市廛之机，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纷纷肩扛手提，大包小包，簇拥着"走向市场"——"练摊"。笔者仔细一瞧，所售之物尽皆烟酒副食、裤衩乳罩、袜子裙子卫生纸之类。

时下，新名词层出不穷，人们时髦地把这些行动叫做"下海"。随着国家的不断"松绑"，宽松的氛围给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举国上下"下海者"与日俱增。或辞职、或留职、或兼职，各自搭火起灶，一支浩浩荡荡的"练摊"大军乌压压席卷而来。于是乎，吃什么饭的都有了：吃文化饭的；吃身材脸蛋青春饭的；吃小商小贩个体户饭的；吃股票债券饭的；吃轻功气功特异功能饭的；吃影星歌星体育明星饭的；吃抢劫赌博蒙骗饭的；吃卖淫贩毒饭的……

究竟该吃什么饭？除了违法的"饭"绝对不能尝外，窃以为萧乾同志说得在理儿："最好还是结合本行的业务，不要太离谱儿。"比如知识分子：教授、讲师、教师可以给人家审稿校对当家教；大学生、科研人员、专家可以为商业、企业、农业提供技术指导、科研成果。吃这种切近本行的"饭"，既有利于迅速出成果，又有利于提高本专业水平，同时还可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如果全国人民共挤一趟车，同吃一碗饭，我想：不是抢不到座，就是被挤下来；不被饿死也会饿晕。与其这样，何不另辟蹊径，择己之长而从之？

眼下中国最"火"的人物继杨百万、王百万……邓亚萍、高敏、陆莉……之后，接踵而来毫不逊色的是大学生古宏晨、严旭东、虞嘉萱、熊柏青……这一大串名字象征着年轻与财富：28岁的古宏晨发明的"超微粒8—Fe203磁粉制备技术"在首届中国大学生成果拍卖会上获200万元；严旭东的"大规模防盗报警监控系统技术"获50万元……。事实上，任何人都可杨己之长，立业建功。关键看你选得准不准，倘若让邓亚萍打篮球，让杨百万研制丽珠得乐，让古宏晨吆喝叫卖他们恐怕会一无所成。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胃。每个人要吃适合自己胃的"饭"，这样才能吃"胖"，这是符合辩证法的。假若你患有胃溃疡，却偏要喝酒吃辣子，疼痛就只好自受了。

本版编辑　杨乾坤

给路遥

鹤鸣

自以路遥为名
就没打算寻求停歇的驿站
总以牛躬耕不止的身影
艰辛每个日月
自解析《人生》真正含义
就以血肉为原汁
切着时代脉搏
为人类构建精神风景
在这《平凡的世界》
你总以一个平凡的角色
进入生活底层
两千个日日夜夜
不停地求索
不停地开拓
再接再厉无休止
你笔管淌血
倘徉在物我两忘里
不识春夏秋冬
总以火热的情感
辉煌太阳光轮
是的，路很遥
生命很短
你支付生命的另一半
延长了另一条恒久的路
你的早晨
不只从中午开始……

三生石（七章）

刘隆有

1　寻遍名山，访遍古刹，伟岸的，奇倔的，光洁的，秀美的……一一叩问过了。不是，都不是那一块昭示因缘的灵石！

鞋破力竭，相搀着走向归途，终于被一块砾石双双绊倒，两注殷红的血流在一起，将那砾石渗得殷红。

怦然心动中，你已射来火样的目光："记起来了么？就是这里，我被石块划破了脚，你来搀我，赤裸的脚也被刺破……""是的。是这块尖石，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不过，那时我是村姑，你是牧童。"

你绯红了脸，深情地拾起那枚砾石，摩挲良久，又轻轻地放回原处，"还让它待在这儿吧，也许来世……"我重重地点点头："无论你我谁做村姑，谁做牧童…"

2　初恋时给你写信，"亲爱的"三个字总也写不工整。

热恋时给你写信，"亲爱的"最为潇洒。

如今给你写信，"亲爱的"已无踪影。

恋情如火，初恋时燃得羞涩；热恋时烧得炽烈；婚后文文的，焖着许多细节，让人悄悄品味。

3　爱读你的眼睛，那里面有诗，那里面有梦，那里面有火。

爱读你的眼睛，爱在你的诗境中沉醉，爱在你的梦湖中痴迷，爱在你的火焰中燃烧。

爱读你的眼睛，爱那一泓纯净，爱那一帆憧憬，爱那一炉热烈。

爱读你的眼睛，爱在你的目光里读一颗深深相印的心。

4　爱听你温情脉脉的絮语，如同冬日里喜沐阳光。再多待会儿吧！再多说几句吧！在你絮语的光波里，且让我游做一条甜美的小鱼。

知道你有同样的期盼，分别后，遂有无尽的情潮泻满稿纸，一沓接一沓地寄出。

相信这铺天盖地的光波，会将你深深淹没；

相信这光波里，会有一只美丽的小鱼，甜甜美美地向我游来……

5　一株很平常的树，因了你的伫望。我竟一口气为它写下九首诗，意犹未尽；

一段很平常的路，因了你的徜徉，我竟从那里开掘出许多秘密，甜甜的让人心醉……

一段很平常的路边一株很平常的树下那一个很平常的黄昏，你的灿然一笑，辉耀了我的一生。

6　千年前的一滴泪流到今天，被你接力后，已是波翻浪涌，浩淼无际地将我淹没。

千年前的一个梦做到此刻，经我闯入后，沉雷奔电中，遂有一只执着的蜜蜂，将那滴古泪采回巢去酿造纯情。

7　推开窗户，又是霏霏阴雨，淋湿了陕南，淋湿了秋天……

邮递员来了，又是铁路塌方的电报，又是你更改行期的通知……

收获的季节呵，咋这么多阻！

可知道，那些日子，有株沉甸甸的稻穗，沉甸甸地盼着它的农人。

读书感咏

孔明

读书明理当自求，圣贤书前莫叩头。
闻言则信易上当，食古不化必中毒。
从来好事在人为，不读或读赖心谋。
读书未必就明理，明理岂能不读书。

笔走龙蛇

无题（散文）

从师

上班途中，又赶上了"吵局"。围观者甚众，密匝匝地堵住了通衢大道。我只好架起车子权做一回鲁迅先生讲的"围观者"。场中央，两个壮汉扭做一处，时而恶言相咒时而拳脚相加，整个儿一副阿Q和小D斗架的场面。有人有气没力地说：算了，算了，也有人别有用心地为一方帮腔，更多的人则眼睛亮闪闪地期待着什么。很僵持了一阵，终于有一个姑娘跌跌撞撞地扑到中央；求求你们，别打了，别打了！什么东西绊了她一下，她摔倒了。有人扶起她，又有人惊呼：她是盲人！不知怎么，围观者脸上都有了古怪的表情，打的和看的都没趣地散开了。

通都大邑，人满为患，免不了会有些磕磕碰碰会出现些小小的不快，我们有些公民不知哪来那么大火气，非得怒目相视，狰狰地亮出门牙一派要拼掉小命的样，把睚眦之怨变为深仇大恨，这便使我们的大都市常常有了一番"吵局"的风景。

我这人言词木讷，更不善搏，遇上什么尴尬事没有一点招数，只好时时吃点小亏。不过有时吃亏也能吃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吃出一种"意境"。

一次看电影，身后坐了一对挺现代的小青年，从一开始他们就全无顾忌地嬉笑说话嗑瓜子。能清晰地感觉到瓜子皮伴着唾沫星子在头上飞舞，有的射程较远，穿过肩头空隙地带落在我脚背上。我没有发出抗议，我想他们是一时忘情，大概很快会收敛的吧。可是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瓜子皮变本加厉地飞舞，有一块居然稳稳地贴在我腮上。

我只好揭下瓜子皮，向后转：这是你的瓜子皮吧？这一瞬我觉得自己太过份了，应该让人家注意点就是了，这样做岂不让人家难堪。哪知我的担心太多余，人家一点也没有难堪，而是圆睁一双斗鸡眼，做出一派要打架的样子：想咋的？

我有些吃惊，下来他恐怕要拉我出去比试比试，我可真不招架，。我又有些不解：看小伙子长着一副营养良好的面孔，头发上似乎使用了海飞丝一类的东西，看那领带亮闪闪的弄不好还是条金利来什么的。看那样总该是上过一些学的，那么，他的爹娘，他的母校就不曾教会他说声对不起么？我们的街头不是到处写着："您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嘛！

又一日，骑车途中被一个逆向骑来的冒失的女孩猛地撞倒。撞得不轻——车头歪向一边，车轮被断条卡住不再转动，身上也有那么一两处火辣辣的疼。正察看间，不想那漂亮的女孩竟先发制人——咋骑的，你没长眼睛！

哦，我缓缓抬起头，连女孩子也这么凶？哈，这年头。我问：你没有碰伤吧？咱们以后都小心一点，你走吧。我扛起车子去找修车铺，刚开始修车，那女孩子也来了。

怎么，你的车也撞坏了？

没有。女孩说：刚才，刚才是我撞了你，真对不起，我付修车费吧。

那倒不必了。我笑吟吟地问："你刚才为啥那么凶呢？"

女孩子红了脸：现在这社会，人都……

我明白她的潜台词。就像很多人的口头禅：这年头！其实，这年头怎么啦！这年头不是挺好嘛，不是街上到处都在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嘛！不过，我们"这年头"好像是忘了点什么，除了雀巢咖啡，除了灯光舞场，除了流行服装，除了霞飞奥丽斯，除了……很多很多的新东西，我们这年头还需要一点别的啥，是吧？

柳影　摄

中建杯摄影艺术大赛
国家二级企业
西北电建一公司协办
苏州御膳酒楼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编报部电话：777708　记者部电话：772227转　群工部：775728转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